

中国现代名 人益世趣闻

陈旭 编著

中国现代名人益世趣闻

陈旭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國現代名人益世選閱

陈 惑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44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028-6/G·211

定价: 3.75元

责任编辑：崔茂盛

封面设计：王志勇

目 录

鲁迅先生处世记闻	(1)
徐悲鸿学艺	(8)
柳亚子诗话	(11)
毛泽东生活记事	(19)
周恩来生活趣闻	(24)
陈毅趣事	(30)
彭德怀看戏	(35)
邹韬奋的遗嘱	(40)
谢子长一家献身革命	(44)
盖叫天一身正气	(46)
刘志丹彬县入狱纪略	(48)
李鼎铭先生与“精兵简政”	(51)
杨靖宇的抗日壮歌	(54)
李敷仁喊冤胡笠僧	(56)
袁世凯的“逆子”袁克文	(58)

朱自清退还“配给证”	(60)
陈毅怒打褚民谊	(62)
郁达夫路遇“三白大亨”	(64)
夏明翰的“供词”	(66)
冯玉祥自戴脚镣捉匪徒	(68)
刘志丹受罚挑水	(71)
毛泽东的“半字师”	(73)
毛泽东的十一副对联	(76)
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张恨水过生日	(80)
《青春之歌》写成之后	(84)
张茜编书	(86)
郑振铎藏书记趣	(88)
郭沫若改诗救真真	(91)
“三马同台”中的洪深	(98)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101)
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	(104)
吴晗和《海瑞罢官》	(106)
茅盾甘做“牛毛”	(108)
冼星海学艺	(111)
张学良狱中读史	(113)
周信芳演戏读史	(116)
梅兰芳编演《生死恨》	(119)
“巴金”及其“自画像”	(121)

写在《资本论》上的小说……	(123)
联诗赠送郁达夫………	(124)
艾青的笔名和爱好………	(126)
鲁迅巧改《七步诗》………	(128)
童第周乘车………	(130)
壮哉，瞿秋白之死！………	(132)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134)
李可染画牛………	(136)
张善子画虎………	(137)
张大千卖画………	(140)
齐白石与画………	(142)
赵树理的“幽默”………	(146)
老舍生活趣事………	(149)
廖承志在延安的“戏剧生涯”	(155)
王力读书缀句………	(158)
闻一多苦读………	(162)
金山创造角色………	(163)
离士其过暑假………	(164)
程砚秋练功………	(165)
周立波的“一字之师”………	(166)
左权将军学俄语………	(168)
丰子恺学外文………	(170)
华罗庚成才的“答案”………	(171)
戚继晋轶事………	(173)

柳青爱书如命	(175)
宁不出书 不改一字	(177)
徐特立的“诗教”	(178)
蔡和森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	(181)
侯宝林学相声	(183)
恽铁樵慧眼识人	(185)
伯乐鲁迅	(187)
谈家桢要学生超过自己	(191)
甘为“人梯”的叶圣陶	(193)
任弼时提拔炊事员	(197)
周恩来与谢冰心	(198)
周恩来与曹禺	(201)
李大钊关怀青年人	(204)
郁达夫与沈从文	(206)
柳青发现刘绍棠	(207)
陈景润挑刺华罗庚以后	(209)
钱学森署名	(211)
徐特立二三事	(212)
名人“择偶”	(214)
李四光的家庭生活	(219)
沈钧儒永志结发妻	(222)
老舍与胡絜青的婚姻	(223)

田汉的婚事	(225)
彭德怀的婚事	(227)
夏明翰与郑家钧的深情	(229)
许广平早期的罗曼史	(230)
向萧楚女“求爱”	(232)
陶行知主张婚事新办	(234)
刘少奇严格要求亲属	(235)
谢觉哉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	(238)
高老师为周恩来起笔名	(239)
李立三下棋	(241)
闻一多喜爱篆刻	(243)
沈尹默拜师	(244)
郭沫若“静坐”养身	(245)
王若飞狱中坚持做操	(247)
汤靖宇抱打不平	(249)
黄家驷访兑币的“马路天使”	(250)
李鼎铭给毛主席看病	(251)
一张别具特色的“拜年片”	(253)
于右任挥毫趣	(255)
冰心喜爱玫瑰花	(256)
童第周高兴的两件事	(257)
数学家的“寿辰”	(259)
后记	(261)

鲁迅先生处世记闻

鲁迅先生一生，既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从 1907 年到 1935 年的 28 年内，他创作小说两本，历史小说一本，散文诗一本，回忆散文一本，杂文十六本，共约 170 万字；辑录、校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共约 80 万字；翻译、介绍外国的作家作品约 310 多万字；还有许多未收进集子的文章，被陆续发现的约有 60 余万字。

就是这样一位高产的作家，在他最初开始写作生活的时候，也屡吃苦头，碰了不少的钉子。他向一位青年讲过自己最初投稿的苦处，他说：“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于是等着，等候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寄给我。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给我的不是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而是我寄去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还附来了纸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

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得文章寄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凡事要于成功，与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还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态度。鲁迅先生成名之后，每写一篇稿子，都要认真推敲，反复修改。譬如，他在《化名新法》一文中用《西游记》中孙行者化身为庙的故事，讥讽苏汶之流，其中有一句话，原来是这样写的，“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放，就变了一枝旗竿，放在庙后面。但那有只有一枝旗竿的庙宇呢？”修改时，鲁迅把“放在庙后面”改为“竖在庙后面”，把“那有只有一枝旗竿”，改为“那有只竖一枝旗竿”。因为“放”没有方向性，靠在墙边叫“放”，横在地上也叫“放”，立在地上也叫“放”，不确切，改为“竖”就准确生动了。

1920年9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风波》。在这篇小说里，有一处写到七斤的女儿六斤打破了一只碗。第二天，她的爸爸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钉合，因为缺口大，要十六个铜钉。可是小说的结尾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很显然，铜钉的数目，前后不一致。

对此，当时的读者说法各异，有人认为是鲁迅的笔误。有人说，这“十六个”和“十八个”写的

是两只不同的碗，谁都不能断定。6年以后，有人向鲁迅提出这个问题，鲁迅这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立即于1926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写了一封信，要求更正。说：“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误的，请改成一律。”又说，“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则都改成十六或十八均可。”

小说中七斤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可见十六个铜钉是正确的。这则6年以后的更正，足以看出鲁迅先生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对于文坛上的抄袭现象，鲁迅先生也毫不留情，进行鞭笞。主办过有名的《万象》杂志的平襟亚（即秋翁）在其所著《秋斋杂忆》一书的《文抄公》篇里，涉及到一桩抄袭公案，秋翁说，抄袭周作人译《乐人扬珂》的人是李定夷，登载那篇抄袭之作的是《小说丛报》。李定夷是另一家《小说新报》的主干，民国初年闻名的旧派小说作家。秋翁还说，最初发现李某抄袭行为的是朱鸳鸯。1920年3月重印《域外小说集》时，鲁迅先生以周作人的名义写的新序中说：“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

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
‘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据传说，有一日李定夷正在《小说丛报》社与徐沈亚等人作竹雀战，进来一读者买了一本杂志，并要求见其中的译者李定夷。李定夷出来后，来客就指着那篇小说问：“这一篇东西，是足下译的吗？”李某很窘迫，客人又指出：“你盗书没有盗完全；原作上印几个古体字，你都抄错了。”李某无言以对，店中人出来圆场，来客声明自己是原译者，最后指出：“你们拿出一百册书，让我将这篇东西扯去。”店中只好照办。李某羞愧难当，来客却扬长而去。对此，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它表现了鲁迅先生的理直气壮和机智敏感，甚至带有一点辛辣的幽默感。周作人不会有这样的幽默感。”

鲁迅先生为文如此，为人更是如此，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先生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叫《一件小事》，写的是一个冬天，人力车夫撞倒一位老妇人以后，如何搀扶和抢救老妇人的事。象这种情况，鲁迅先生也有一件小事。

鲁迅先生住在上海时，有一年冬天的黄昏，北风正在怒吼，天色十分阴冷。周建人领着女儿到鲁迅家里去，在离鲁迅家门口不远的地方，一位打赤

脚的人力车夫踩在碎玻璃碴上，疼得不能走动，两手捧着流着鲜血的脚，坐在地上呻吟着。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就和周建人拿着药品、镊子和纱布，来到车夫跟前，细心地用镊子把车夫脚底下的碎玻璃片夹出来，又用硼酸水把伤口洗干净，敷上药后，扎好绷带，扶他站了起来……

1926年，鲁迅先生从北京来到厦门，受聘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当时，被洋奴把持着的厦门大学，到处有“铜臭”的味道，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发现，这个学校的校长趾高气扬，唯利是图，是个逢迎拍马之徒，并伺机准备给他一些难堪。

恰好有一天，学校召开关于“国学研究”的会议，讨论经费开支的问题，大家对此展开了讨价还价。校长此时却摆出了老板的派头说：“关于今天的议题，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余人不要多嘴。”

鲁迅听了以后，非常气愤，霍地站了起来，从衣袋内掏出两个铜板，啪地一声摔在了桌子上，然后说：“我有钱，我有发言权！”

这一手，使校长狼狈不堪，一时下不了台。

在厦门大学时，这个“五口通商”的港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非常盛行。鲁迅先生为教育学生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以身作则，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为此还带来过不少的麻烦。

厦门大学当时对教工发薪水，校方不直接发

给，只开支票，由教职工本人到市区的集通银行直接去领。学校离市区较远，交通又不便，教授们总是雇车船去领薪水的。鲁迅先生却不这样搞。一天上午，他依旧穿着那件褪了色的长衫，步行到银行去领薪水。

银行的胖经理，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鲁迅，心里想道，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怎么能穿得这样寒伧，会不会是其他人冒领。就疑惑地问：“你就是周树人？”鲁迅点了点头。胖经理还不放心，就让鲁迅稍候片刻。鲁迅就坐下来翻看当天的报纸，隔壁电话间传来经理断续的问话声：“……贵校国文系有一位周树人教授吗？穿的是补丁的旧衫吗？”电话打毕后，经理才放心了，为鲁迅先生取出薪水，装模作样地向他道歉。鲁迅轻蔑地向胖经理笑了笑，拂袖而去。

鲁迅先生不但有一身傲骨，而且对我们的祖国有着深挚的赤子之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

有一次，日本歌唱家柳原白莲来到上海，很想见一见中国的文学家。经过内山完造的安排，在一家饭馆里，鲁迅和郁达夫与柳原白莲相见。

席间，鲁迅先生谈到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反动痛恨到极点。柳原白莲这时插话问道：“那么，您讨厌出生在中国吗？”

“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

好。”鲁迅先生回答时，眼里闪着泪花。

在座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看清了这个情景，他认为，这是鲁迅对中国“爱极了的憎恶”。



徐悲鸿学艺

徐悲鸿（1895—1953）19岁那年，第一次送给商务印书馆附设审美馆的自荐作品，是一幅马。审美馆的馆长是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他非常赏识这幅画，就刊印发表。这可算徐悲鸿发表的处女作吧！徐悲鸿于1953年逝世前，最后一幅遗作又是一幅奔马。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是这样纵“马”一生，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少年时期，徐悲鸿就刻苦学画，19岁时由家乡宜兴到上海去谋生，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21年，他到法国去留学，有个外国学生竟当面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的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到天堂里深造，也成不了才。”爱国心强烈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才！”他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后，既学习油画，掌握人体素描的技巧，又研究马的生理结构，画了一千多幅活马速写，在校头一年，他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弗拉蒙的好评。在多次的竞赛中，他都获得第一名。